

擁抱千卓萬

林瑞玲

面對著山，我只能懷著敬畏虔誠的心，
感謝山的寬容，願意讓我擁抱祂的神聖與莊嚴。

只有堅持的意志力，被征服的是我自己的體力和內心的矛盾衝激與
畏縮怯懦.....

當春雪化為滋養大地的涓流，我們夫妻打包著重重的行囊，帶著長筒雨鞋出發前往仁愛鄉的親愛村。昨夜裡時雨的溼潤和今天清晨的陽光，讓我們嗅到了散發在中海拔空氣裡獨特味道，稱不上清新，像是植物制菌的芬多精和富含溼氣的陰離子，倆倆牽著手跳起土風舞似的，聽驚蟄昆蟲的嘶鳴，映照著晨鳥聒噪的林間，我們準備迎接千卓萬群峰美好的開始。

順著蜿蜒的山路，由霧社雙線道轉入狹窄的萬大林道，我們閃躲晃盪在路中間，一株被雨打落的傾斜倒木，要不是它被身上纏繞的攀藤牽引著，恐怕這時我們還得下車將它推移開呢！

一直以來我對山林抱持著敬畏的態度，我總是敏銳的觀察週遭變化，前兩次計畫的行程全讓颱風警報給打消了，好不容易再度安排在微暖的春天裡來拜訪群峰，我們追隨著一道道篩下林間律動的光影前行，心中卻像天使般敞開著翅膀。

駕駛在長滿碧綠苔痕的山徑上，深怕遇到迎面而來的車輛，到時候真不知道我們的車子該閃躲到哪去？狹窄的山路一邊是深谷，一邊是山壁，幸好在清晨六點左右，我們竟然以山林中的"獨行俠"自居，沒在狹路上遇見外駛的原住民車輛，一路安全的抵達林道崩塌終點，千卓萬登山口。

橫絆腳跟前的是一叢叢蕁麻科的潮濕植被，它那彎彎下垂的葉尖告訴我，這就是方便雨水滑落的順水道，在多雨潮濕的環境中，葉片自然演化出抵抗積水的機制，但卻抗拒不了是細蝶食草的事實，成蟲細蝶在它身上產下卵，蹴擁的細蝶幼蟲便以群聚效應，像一隻諾大的蟲體，恫嚇著想吞噬它們的天敵，當然蕁麻科植被也很快的會

被吃得精光，只剩下交錯的葉脈而已。

黑黑的水管輸送著親愛村民賴以維生的水源，舉凡民生用水或農事灌溉，全仰賴終日發出唧唧作響的大水管，除了減壓節閥發出奇怪的聲響外，空氣在水管中流下的壓力也時而發出像山中巨獸嘶吼的低鳴，在山上長大的我當然是不會畏懼的，只是沒想到在往後幾天的行程裡，我真的被大自然的天氣發出的震怒給嚇到了.....

肩背起重裝，走在潮濕泥濘的林道山徑上，或許該說是"水路"來的適切些，幸好我們穿了長筒雨鞋才免於進水逆行的窘況，心想就算穿的是最昂貴的進口登山鞋，鐵定還是會溼透了襪子，心中揚起快意，慶倖自己的睿智之際，山似乎要我繼續秉持虔卑躬省的心，祂用一連串的倒木來考驗我的毅力。

身上揹負 20 公斤左右的重裝，行走在水路的山徑上本就非常的吃力了，現在還得曲身下鑽，我一會兒匍俯下跪，接著又得馬上轉身高舉雙手上攀橫跨越過倒木，曲膝頂禮之後，起身又被回彈的枝幹一巴掌給打倒，祂無聲的命令我不可逾越規矩，唯獨完全臣服在祂的決策下才得以繼續前行。

前方路基被山澗的水流沖蝕不見了，一堆佈滿了青苔的倒木橫躺其間，像極了綠色的亂葬崗，我小心踮著腳尖走在兩段倒木的中間，一步一步的橫跨過去，擔心倒木一鬆動我就會順著水流滑落深谷，伸展騰空的雙手強作平衡狀態，心中忐忑不安的請求山接納我，讓我有機會用祂的寬廣的視野看看群山，哪怕只有短暫的一眼就心滿意足了.....

路徑越走越狹小，我們穿梭在等高的箭竹裡，磨擦著身體和重裝很難順暢的行走，路跡又被細密的枝葉遮蔽，隱藏著不易發現的危險路況，隨時會有凸出的石塊擋路，或踩到下凹的窟窿，可能絆倒造成了傷害。

涉水橫過，最後還來個"之"字上坡小考驗，好不容易終於安抵營地了，由大小石粒分隔出一個小小平台的空間，像是躲藏在母親溫柔安祥的懷抱裡，今晚十粒溪營地顯得格外特別的溫馨！

澄澈的溪流劃過青苔激起小小的水花，傍晚的薄霧圍繞營地，一切是那麼的春綠美好！我們常駐山林的默契很快就搭好營帳，煮個熱

騰騰的晚餐犒賞自己一天的疲累。

山中的規矩，太陽下山天一黑，就要窩在帳篷裡準備安靜的休息，回歸大地的清靜，也許是太累了久久無法入眠，索性扭開收音機，沒想到那滴答的雨，竟伴隨著音樂下來了。

我在迷迷糊糊吵雜聲中半醒半睡著，這雨夜，隔著外帳我看見了一道強烈白光掃射過來，氣氛有點詭譎，我秉住呼吸聽到了自己加速的心跳，是獵人嗎？，入夜後就下起這麼大的雨，雨夜裡有誰會跋涉十幾公里的山路來打獵？動物不也是需要找個地方避雨安置自己的嗎？這雨夜裡什麼動物會出來覓食？那獵人又獵得到什麼呀？

一連串的疑問伴隨著好奇心，支使我必須起身探究原由，雨勢不算小，我從帳篷的透氣孔看見了來回緩慢掃描的光束，應該是角度的關係變得忽大忽小的，當我正面相向時，諾大的光源灑成一片刺眼的亮白，突然間不知怎的我記憶一段空白，馬上一陣暈眩倒頭昏睡過去了.....

醒來的時候雨停了，週遭又恢復一片靜寂，我搖醒老公問他，你剛才有沒有看到強烈的光源探照著我們的營地？沒有，他肯定的說誰會在下著大雨的夜晚上山的？是啊！我頓時消失的記憶？我一臉的狐疑的問自己真是在作夢嗎？我拉開了外帳看見有著一環水氣光暈的昏月，心想不妙，明天一定變天下雨！

清晨五點昏暗的天空泛著淡淡薄霧，心裡頭高興著，傳聞所說的天氣指標，"起霧了就不會下雨"的印象，我們從容的收拾營地，抖抖被雨水溼透的帳篷，準備往下一個三叉營地出發之際，天空竟傳來第一聲春雷，那雷聲大作的共鳴聲響撼入心坎，我打從心底起了個寒顫，這干卓萬行程可是岳界出了名的"硬道"啊！

溼透的行囊加重了肩膀的負擔，今天的行程可是不囉嗦的直線爬昇，而且還要橫渡最危險的干卓萬大斷崖，陡峭筆直的山徑，經過雨水的洗禮顯得更加的溼滑了，我幾乎用四肢攀爬才可以上得去，突兀的大斷崖崩壁橫在眼前，這時天空的雲層更低迷了，那山雨將至，潮溼的空氣和緊張氣氛，誘發我過敏性氣喘，分不清是我胸腔咕嘟的聲音或是遠方的雷聲共鳴，暫時停歇吃了藥，用力深深的吸口氣，沉定一下我的腳步。

在幾乎找不到腳踏點的崩壁上移動，全仰賴那幾條年代久遠的繩索，因為擺盪磨擦，絞編的紋路早已磨平不見，又有些踏點還得用指尖緊緊掐住岩壁上的縫隙，像攀岩走壁一樣拉拔上去，看著掉落一旁的杜鵑灌木斷繩，那腳構不到的殘壁落差，只好吊掛在半空中搖晃盪過去，想到我的體重和背包重力作用，還有那看不見的谷底，由遠而近的雷聲都教我的內心，著實有些不安之感.....

自知半百的臭皮囊只有每況愈下，現在不爬山，更待何時？以後林道又會如何崩塌變化？誰都無法預料未來的，與其揣想不如化為行動進行式，"走！就對了"！千卓萬請等等我，我正努力的朝著方向來了。

越過斷崖，前方拉起一條長長的落石山溝，走過那片曾被祝融紋身的次生林，持重莊嚴的千卓萬大山佇立眼前，我們一路被雲霧追逐著，邁開快步趕路，最終還是敵不過天上的烏雲，夾帶著密佈的閃電，遠方的天空雷聲大作，急促不斷的震盪我紛亂的心情，從千卓萬的山頂看見群山已被白色的雨簾罩住，正一波波的朝向我們這推擠過來了。

距離今晚的三叉營地還有一段距離，那是前往火山、牧山和卓社大山必經的營地，前方的路況是上下起伏的箭竹草坡，我們飛步的趕路，衷心感謝大自然的慈悲，至少讓我們平安越過斷崖後才開始變天，說著說著狂風驟雨打在我身上，卻痛入心裏。

頂著風雨我們溼透了全身來到三叉營地，狂風驟雨吹亂了原本平靜的營地，逛了一圈幾乎找不著合適的避風處紮營，只好在狂風中勉強搭建了營帳，營釘卻在一陣慌亂中給壓彎了，此時天色漸漸昏暗，只找到了一盞頭燈而已，回頭想想才憶起昨晚的頭燈是放在帳篷的置物架上，今天早上忘記收納，昏暗裡可能遺落在十粒溪營地了吧！

這一夜的風雨絲毫未曾停歇，龐大的雨勢夾著強勁的風速，我好擔心帳篷會灌進雨水，外帳也可能被狂風吹走，躲在動盪的帳篷裡，完全不敢輕忽任何狀況稍微閤眼小眠，心想也許是與山的緣份尚未具足吧！於是我們決定明天天一亮就下撤，是我忽略了倒木擋路的警示，就連最重要的頭燈也遺落了，是否無意間冒犯了山的威嚴？我虔誠祈求著山的寬厚包容，讓無知的我安全下山平安回家好嗎？

我相信和大自然的對話，是那種無聲虔誠的心靈感應。黎明前，山接納了我的心語，風雨總算平靜下來了，趁著雨勢空檔我們趕緊拔營收拾裝備，匆匆的下山，並且給予我們回渡大斷崖的時間，一過斷崖天空頓時昏天暗地，雨水傾洩閃電雷襲不斷，我颯下驚恐和感動的淚水，滿懷感恩的心迴盪在山間。這一路陡下箭竹林，超大豪雨打得我睜不開眼，無情的閃電落雷在我們溼透的身旁，那自傲的雨鞋偃然成了盛水器，伴隨著傾盆大雨和無法控制的腳步一路滑落下來。

直到安抵十粒溪營地，我的心才得以稍微安適平靜一些，在母親溫柔的營地上，看見了頭燈還躺在泥濘中，輕輕地將它拾起檢視一下，還好它的遺落教我們肯定要下撤回來，因為無法依行程計畫，摸黑攀登其它三座百岳，否則我們現在可能還留在三叉營地觀望，等待天氣好轉呢！當時我們並不知道這雷雨電的威力強大，早已造成附近登山者遭雷擊發生山難事件了。

好幾次選擇春天上山來拜訪，以為是春暖花開的好季節，其實是更容易巧遇"春天後母臉"的天氣，我們兩個人常常在山屋住一宿，就因天候因素下撤回家了，這次也不例外，一樣的感激對話，一樣的祈求平安，一樣的寧靜山林，我們只是單純地想看看自己成長的土地，留下美好記憶和廣闊多樣的印象而已，也許找個秋高氣爽的季節，再次上山拜訪千卓萬群峰，相信山會一直佇立在那兒的，敞開的臂膀擁抱著我們！

附錄：

